海南考察散記

賀喜
中山大學歷史系

去年 12 月中旬，我參加了為期五天的海南島考察活動，同行的有來自英國、日本、香港和廣州等地約 20 位老師和同學。短短幾天裏，雖然所見都是浮光掠影的片斷，但仍隨手寫了下來，或許可作為一個開端。

我們的航班是 16 日中午時分降落在距海口二十公里的美蘭機場。在南方之南的這座島上，季節的流轉顯得若有若無，一下飛機，溫暖的陽光像精靈般在身上跳躍。不少學者在機場就換下冬裝，以 T 恤或襯衫的形象「閃亮登場」。

這一天，主要在海南北部的瓊山與海口考察。先到了瓊山市新坡鎮的「冼夫人紀念館」。該館其實是一座廟宇，門外建有一條碑廊，地上還散落地堆放著幾塊碑，其中的一塊刻有「創婆人」的字樣。紀念館的副館長告訴我們，此廟原建於梁沙村，後因擴建所需才遷來現址，當地人一直把冼夫人稱為「梁沙婆」。梁沙婆廟建於明代，由進士梁雲龍創建。海南一年一度的「軍坡節」，據說就是模仿冼夫人出軍儀式「裝軍」。在舉行這一活動的時候，人們從農曆二月初六開始封齋？不吃豬肉，一直到二月初十二日才開齋。「軍坡節」時，海口、瓊山及附近村鎮的人都會雲集於此，場面剎是壯觀。在這裏，我們還看到了一塊很有意思的碑刻（參閱附錄一），上面記錄著「一甲」、「二甲」等名稱，據副館長介紹，他們至今仍以「甲」的形式組織起來處理地方上的事務。

離開新坡，我們驅車到達海南瓊台師範學校，創建於清康熙四十四年的瓊台書院就座落在學校內。據說，粵劇裏有名的《搜書院》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裏。幾經修復的書院，紅牆碧瓦，已經很難找尋逝去歲月留下的斑駁痕跡。

我們訪問的第三站是五公祠，所謂「五公」指的是唐宋間被貶謫到海南來的五位大臣——李德裕、李光、李綱、趙鼎和胡銓。五公祠的院牆上有一塊宋徽宗趙佶於宣和元年（1119 年）立的「宣和御碑」，宣揚道教。院子內我們找到一個充滿了佛教風格的石雕殘柱，科大衛推測圓柱的頂部原來應該還有一個小佛像，他推測在宋徽宗宣揚道教之前，此地應是一個佛寺。

離開五公祠，我們來到瓊山縣的金花村尋訪明代名臣海瑞與丘浚的「故居」。海瑞「故居」與公路相鄰。頗有意思的是，被當地人稱為「海瑞故居」的建築，高掛著「林大天君古廟」的匾額，正殿正中高坐著的是林大天君像，而規模較小的海瑞像反居於正殿的右側，左側並排安放著火神娘娘與懿美娘娘的神像。正殿前方還擺放著三張遊神用的小神座，從左到右依次是：「趙將軍之神位」、「憲總領林大天君神位」、「金將軍之神位」。這幾個神之間到底是甚麼關係？這些不同的神是在怎樣的歷史過程中被放進這同一個空間的？海瑞在本地人心目中的形象又是甚麼樣的？這些都是大家心中的疑問。

金花村的道路迂迴狹窄，而丘浚故居在這房屋鱗次櫛比的村莊裏更顯出一種古樸的韻致。我們參觀的是「瓊山丘氏祖祠」和丘竣兄長的祠堂「可繼堂」。祖祠進門處鑲嵌著「瓊山邱氏祖祠重建碑」（編者註：文句和標點皆依原文）：

琼山邱氏祖祠重建

元季，閩、晉江過瓊始祖均祿公，官瓊，遭遇不能歸，占藉瓊山，家於府城下田村，今（金花村）。邱氏子嗣世代繁延，歷代宗親仁德久著，史冊炳彰，海內外聞名，祖祠年年上祭，香火不斷。

時至今日，星轉日移，滄海桑田，蓋數百年矣，祖祠歲久敗壞，殿宇失修，棟拆垣頹，祠門失持，搖搖欲墜，庭園失管，棘草叢生，舉目蒼涼，是故，邱氏子嗣共襄修計，捐俸重建，於己卯年季秋擇吉鳩工，終庚辰年仲春告竣，是為記。

庚辰年二月初九日進宅大吉

公元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四日刻

管理祠堂的丘先生是丘氏第 22 代子孫，據他介紹，丘氏在這一代勢力很大，金花村大部分都姓丘，兩座祠堂都是由丘氏族人自籌資金重修的。丘氏還留下了 51 本族譜。因掌管族譜的人外出，我們無緣得見了。丘氏祠堂的門口貼滿了褪了色的符。丘先生說，每年的六月廿四日，都有齋戒的儀式，主要由金花村負責組織，而舞獅和八音等節目是表演的常項。當然，他們也會去新坡的冼夫人紀念館慶祝「軍坡」，在參加的那一年，人們會就在紀念館外立一根竹竿，代表著這家人已經參加了該項儀式。

12 月 17 日，我們從西線高速公路，沿北部灣岸線，到達儋州(現今中和)。在儋州先到了「東坡書院」。一入院門，「欽帥泉」旁的「欽帥泉碑」，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此碑由舊碑刻成，背面的舊碑字跡模糊，依稀可辨的僅有如下幾行：

東坡宮，田四丘，原九畝□分一厘，
並查祠邊空地一畝餘……府城官地屋
八間。共……東坡……兩俱給予門子
買辦。本祠……蓋欲□□先賢之□，
則看守者……切不可加厚也，後之君
子垂念焉。

由於認碑花去了太多時間，書院內「載酒堂」環壁的碑刻，反而無法仔細揣摩了，只能留戀地看上幾眼，萬分不捨地匆匆地上路。

儋州中和鎮的寧濟廟也是供奉冼太夫人的廟宇。廟門的牌樓是一個類似亭子的建築，朱紅牆壁上「國史演義」四個大字尤為引人注目。我與同去的同學面面相覷，不知作何出處。廟門右側貼著有關神誕活動的通知：

好消息：本月二十四日是冼太夫人誕
辰，如有興趣參加者，請到廟來報
到。時間十三至二十日止。舊曆十一
月十三。寧濟廟啟。

可見，寧濟廟的神誕活動與新坡鎮的「軍坡」不是在同一時間。

寧濟廟的殿前有「九峒黎首石雕」，惟妙惟肖。居中的黎首像最為高大，雙手被縛于身後，其餘八位呈戴枷跪拜狀。前年在北部灣沿岸考察時我們也看到了類似的石雕。廟內現存碑刻兩塊:其一為《儋州冼太夫人廟碑記》，此碑於清道光二十八年八月為學正林湘源等立，由林召棠撰文，記述冼夫人傳略、其在儋蹤跡，以及善信捐錢買田以資香火等事，比較有趣的是，有記載說海南現有冼夫人廟多達五十餘座，而碑記卻說「夫人專祠，海南少見」。另一塊為《甯濟廟冼夫人加封碑記》，碑已殘斷，為知州徐錫麟立。

當被問及所祭拜的是其麼人，當地老人脫口而出說是「阿婆」。當我們向管理廟內雜物的老婦問及同樣的問題時，她們拉著我們去看正殿寫有「冼太夫人」字樣的匾額，頗為自豪地說「冼太夫人啊，我們拜的是冼太夫人啊。」可見，在不同的人心目中，冼夫人有不同的意義；當地人在面對不同人說話時，「冼太夫人」也在悄然轉變著角色。

是日正是中和的墟期，街市上熙熙攘攘。在海南的鄉村，女人們似乎承擔了更多的家庭責任，載客的、做生意的多是頭戴「椰帽」的婦女；而不少看上去無所事事的男人，或是騎著摩托車，或是購買彩票，在投機的歡樂與失意中打發閒暇的時光。略微僻靜的石板路上，豬、雞、鴨、鵝悠閒地踩著步子。我想，很多歷史就是在這樣的流淌著的尋常時光中被創造著，被改寫吧。

為了在有限的時間內，看到更多的「中和」面貌，大家兵分數路，各自去找尋自己感興趣的

事物。程美寶、黃國信找到了「關嶽廟」的原址，陳春聲興致勃勃地說他看到了迄今為止他所看到的最漂亮的城門。我在鎮裏急匆匆地走了個來回，也發現了一座城門，裏外三重，呈拱形，最外面的一重只剩下斷壁殘垣了；當時感到可惜，沒有看到「最漂亮的那座」。後來問起陳老師，才發現其實是他使用「最漂亮」這個詞語的習慣，導致了誤解。

下午在白馬井港口考察後，我們就從海南島的西北角，沿著一條向東南方向蜿蜒的山區公路，向海南海拔最高的五指山地區進發。在夕陽和星光中，驅車進山是一種享受。山川明明淡淡地從車窗外一一掠過，趙世瑜和程美寶還低聲唱起了懷舊的老歌。在行程緊張的考察中，這真是難得的閒暇和放鬆。當然，也許領隊的老師是另有一番「別樣的心情」。因為路況很差，百餘公里的盤旋山路，足足走了 4 、 5 個小時，可想而知，對於「竹杖芒鞋」的古人而言，出山進山是多麼艱難。

28 日整天，我們都在五指山地區考察。上午先到了五指山市沖山鎮的什賀村。就在公路旁的平地上，保留著一小片黎寮。黎寮多以茅草為蓋，竹木為架，再糊以草泥。黎寮粗糙簡陋的外觀讓我覺得這是久遠年代的留存，訪問後才知道有的黎寮是在解放後才興建的。我們在一家黎寮前訪問了一位黥面的阿婆。她說自己不是當地人，祖上從福建過來，她原隨父親在瓊山生活，後來飛機來了，她就逃到這裏來。我們猜測「飛機來了」，應該與日本人對海南的佔領有關。語言不通給訪問造成了很大障礙，不然，阿婆的故事說不定能成為精彩的文章。

接著，我們走訪了位於五指山腹地、據說是全島海拔最高的村落——水滿上村與水滿下村。這兩個村子建成的年代並不久遠。據當地人介紹，水滿下村共有 21 戶，全入黎籍，除了一戶姓馮，號稱是馮子材的後代外，其餘的均為王姓。不過，馮姓人似乎已經完全融入了當地社會，周圍的鄰居皆稱，「他們（指馮姓）和我們是兄弟」。

在這兩個村子以及下午考察的苗寨中，似乎很難找到我們所熟悉的理解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那套語言，如「廟」、「宗族」、「碑刻」等等。我覺得有點手足無措，不清楚對於每天生活在這裏的人而言，最重要的是甚麼，他們以怎樣的方式與他人交往並建立起自己的網路？

19 日，我們開始了南部考察之旅。這一天，考察的是陵水縣。陵水給我們的留下的深刻印象是，它雲集了眾多的會館與廟宇。在縣城我們參觀了瓊山會館（曾為陵水縣蘇維埃政府舊址）和順德會館（曾為農民協會所在地）。據當地人介紹，這樣的會館還有很多，不過現在大都蹤跡難覓了。從會館出來，我們又尋訪了龍王廟、天后宮、南育廟、三味寺和東區古廟。這不由使人提出這樣的疑問：陵水城為甚麼會有如此眾多的會館？民國時期，在農會與商人、本地人與外地人的各種矛盾的交織中，地方控制的狀況是怎樣的？這麼小的範圍裏，有佛寺，有地方神祇信仰，廟宇眾多，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？

在陵水新村港，憑海臨風座落著三江古廟，拜祭的是三江娘娘。管廟的老婆婆大概是怕驚了娘娘的「聖駕」，操著很難聽懂的一種語言（不是「蜑家」話），把我們逐出了門外。這是此次考察吃的唯一的一次「閉門羹」。

在新村港的海面上，我們乘坐快艇體驗了一下出海的感覺。開艇的年輕人指著沿海那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子和海面上的魚排說，這一帶生活的都是「蜑家」。並且，他也說自己是「蜑家」。他的廣府話說得相當流利。當劉志偉問他是否通過電視廣播來學習廣東話時；他說，這裏看不到粵語的電視，他說的是「蜑家」話，這裏的人都是說這種話的。

在三亞與陵水縣沿海沙灘上埋有伊斯蘭教古墓群，這些墓葬上限可上溯至唐代，而下限則至元代。我們在陵水與三亞交界的地帶找到了考古發掘現場。這些古墓與不同時期的許多墓葬雜錯在一起，上有蝦池，下連瓜田。這與伊斯蘭教墓塋不與其他民族雜葬的喪葬禮儀大相徑庭。

20 日是海南之行的最後一天。上午考察的主要是三亞羊欄的回族村落。羊欄有回輝和回新兩村，我們走訪的是回輝村，村民約 7,000 餘人，絕

大多數都是信奉穆斯林。回輝村有兩個規模相當可觀的清真寺「西北大寺」與「清真古寺」。西北大寺外豎立有刻於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的「正堂禁碑」。在這裏，我們訪問了當地的阿訇，他向我們介紹了自己在四川峨嵋山拜師求學的經歷，他也在向自己的女兒傳授當阿訇所需的知識。我們的下一站是崖州古城。在學宮的四周欣喜地發現有幾十塊碑刻，尤其是道光時期的《鍾公牌坊捐碑》刻滿了會、坊、里甲、賓興、所等地方機構，還有「林氏社會」類似於宗族的組織。

經過幾天的考察，頭腦裏盤旋著太多需要解答的問題：五指山地區的族群與開發是怎樣的？在海南，佛教、伊斯蘭教、基督教（我們沒有走訪基督教堂）和眾多的地方信仰間存在怎樣的關係？北部灣的貿易體系與海南的關係是怎樣的，在貿易中米和鹽扮演著怎樣的角色？海南與整個南中國海、東南亞的貿易網路是怎樣的？……

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海南已是「層累歷史」疊加下的圖景了，如果心中只有對遙遠過去的關懷，那只能是一葉障目。或許，海南今天的格局更多的是民國後開發的結果。我們看到：在五指山地區某條不知名的河流裏至今仍佇立著日本人建造的橋墩；重崗複嶺間，水滿上村的村民們正努力把他們的村落改造成一個旅遊的景點；通往羊欄的公路上，農民們正在忙碌地裝運輸往北方的冬季瓜菜；而在幾天前的新聞報道裏，粵海鐵路通車的消息又成了熱點話題，海南終於進入了中國鐵路交通網……歷史與現實的對話永無止境。

無論怎樣，短短幾天的考察，大家心中似乎都有了一個「海南情結」，對這個中國最南端的省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有了這種種的疑問、思考、感觸，我們的確可以欣慰地說一句「不虛此行」。

附錄一、冼夫人紀念館外的萬古流芳碑

萬古流芳

公元一九七八年重建婆名單

創婆人梁安義　梁定山找木料
梁安炳室主

協建人　按款額排例【列】

弍拾元　梁振鴻

壹拾伍元　梁安森　梁定昌　梁定萬

壹拾元　梁居福　梁安義　梁安貞　梁安利　梁定江
梁定俊　梁定程　梁定勳　鄭孝章

捌　元　梁居美　梁安科　梁定養　梁定連

柒　元　梁定吉　梁振法

陸　元　梁安周　梁定鵬

伍　元　梁安標　梁安泉　梁安榮　梁安炳　梁定□
梁定雄　梁定岩　梁定賓　梁定謙　梁定文
梁振壽

叁　元　梁安光　弍　元　梁安悅　梁定根

公元一九八一年五月吉日立

公元一九七九年提議建廟簽名

主持梁振鴻　呈文梁賡榮

各甲代表

一甲邱世權向上申請代表

二甲許之良

三甲梁其昌　梁沙村　梁定熊

四甲梁振琨

五甲陳文河　保禮村　梁定富

六甲梁定富

七甲梁安川　□彩村　梁振琨

八甲周有德

九甲陳家裕　南坡仔　陳文汀

十甲梁定□

梁陳村陳家裕